

唐代叢書

唐代叢書

幻戲志

唐 蔣防撰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塋，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宝旧識之，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
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
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
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
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
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曰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
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

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
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一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
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
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卽歸闔苑去今與道者共聞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
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
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丹
闔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

酒侶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
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声頗合節
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
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
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
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督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畔晨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其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
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
以鋤授倣使之斫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斫而出曰
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
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千仙流江上指
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
復理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
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
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

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雪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犹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
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
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
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欠植請見小術乃干
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寔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干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
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
植言比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筯擊

亡長井鼠成羣而來就待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
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
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
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
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菰菜求之不能得
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
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獮子走趕捉白
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

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
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
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
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
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
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
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于于年、卽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
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
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
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
天日月移朝暮萬里白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
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

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
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
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
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宝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
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
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曰任以正一三五之法
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
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
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
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
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白海上而至元宗繼
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
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
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
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
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
螭豹騰蹕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子樓下
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
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
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
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
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

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
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
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
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
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
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旣投金錢于
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
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于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